

GONGAN QIANYAN ZUOJIA ZHENTAN WENXUE ZUOPIN XILIE

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

无悔追踪

——张策“无字系列”侦探小说集

张策 著

Wu Hui Zuo Ji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

无悔追踪

——张策“无字系列”侦探小说集

张策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悔追踪/张策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7. 7

(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)

ISBN 978 - 7 - 81109 - 759 - 7

I. 无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0333 号

无悔追踪

WUHUI ZHUIZONG

张策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. 25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81109 - 759 - 7/I · 030

定 价: 30. 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E - mail: cpep@ public. bta. net. cn

www. phcpps. com. cn

www. porclub. com. cn



(2007年6月摄于重庆)

白酒和火锅不能掩饰年华渐逝
却依旧助燃着创造的激情
也许这本书
只记录了生活的一瞬
生命
就像激越的川江号子
今天也许听不到了
旋律却已镌刻了每一段感情

责任编辑：杨益平 周兰星

文字编辑：王 维

封面设计：海馬松著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自序

这是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断断续续写下的几篇东西，是名副其实的旧作。旧作和新作相比较，进步退步不敢说，却总是会多几分陈腐，像是从仓库里翻腾出来的货底子，会有一股怪味儿。敢于把旧作拿出来示众的人大约有两种，一种是德高望重，回首时虽感慨万千却也悠然自得，收敛旧货为的是一种炫耀，也为了给小辈儿们一点儿样本以供仿制。另一种人是谦虚的，总说是自己的好东西是下一部，出版旧作是为了听取意见，是个招骂的意思。我尊敬前者，也钦佩后者。但说起来又觉得前者需仰视，不可亲；后者又似有些矫情，小家子气。我倒觉得凡事有个平常心是最好，别带许多零碎儿。

谁的作品对自己来说也是宝贵的，哪一篇也是会像亲生儿子一样的看待着。这没什么道理可讲。要是觉得不好，那当初写它干吗？写了，就是有激情，有感动，就是不得不写，不吐不快。旧作，就像是儿子大了，渐渐觉出几分陌生，渐渐管不了了，渐渐生出几分感叹：当初为什么……但，儿子就是儿子，心底的那份爱，是只有自己知道的，连那被爱着的儿子，都不一定明白。

收拾起这些旧作，其实心情就和写新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更多几分平静和愉悦。作品是给人看的，谁也不会写了东西之后送银行保险箱，然后再加上密码。新作出手时多少有些惴惴，怕读者说不好；而旧作已经经受过一次或多次考验了，俊与丑已经不怕人说了，再拾起来时还能给它

2 无悔追踪

描上几笔，遮遮丑，心情自然就好许多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别想也别说什么客套话，有机缘，有时间，收捡一下旧作，是给读者也是给自己一次心灵的休息。

我从1979年进公安机关工作。说到创作，则是更早些时候的事情。如果把写过的东西都搜集起来，也真该有不少了。有句话叫“著作等身”，赞扬一个人的作品堆起来和本人一般高，其实实在是夸张。特别是我，身高1.84米，要做到“著作等身”很难。更何况，写过的东西良莠不齐，有些东西也找不到了，“等身”的梦这辈子就不该作。但是，收在这本书中的这些旧作，也还值得大家翻阅，在我自己心中也还有些分量。因为，它们毕竟融入了我的一些思考。

从当警察那天起，我便常被人认为是个“不像警察”的人。对此，我在苦笑之余常感恍惚，思维也有些错位的感觉。我其实出生在公安家庭，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。我从小就在公安局院里跑来跑去，父辈们出警、抓人、审讯、开会都是看熟了的。我该是个被公安局的氛围熏也熏成警察了的人，我天生注定从骨子里就是个警察。我的所谓“不像”，大概是因为我的外貌平平，没有棱角，性情温和，唬不了人。在任何公共场合，我都不会是焦点，不会是左右别人的领导者。即便后来也当了几天官儿，也从来没有霸气可言。但是，也许正因为常游离于核心之外，我才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，我才会慢慢地把我体会到的警察故事、警察情怀、警察性格，在自己的心里反复咀嚼，比我那些风风火火的战友们多琢磨出一点东西。

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警察作家。

当警察作家其实不是什么得意的事儿。在单位，你很多时候是个“另类”，是不务正业的。所以人家才说我

“不像”嘛。在社会上，你又会被人敬而远之，你的警察背景使你让人觉得不亲近。特别是当今社会多元化了，人们的活法儿多多，“不尿你这壶”的主儿有的是。再加上文学本身的边缘化，寂寞就仿佛是我们如影随形的情绪了。当然，克服这种寂寞也不是没招儿，不是有很多人在写刀光剑影、杀人如麻的东西？但，我不乐意，一直不乐意。

我要探寻警察的内心隐秘世界，我要把警察真实的状态和心境表现出来。在前几年，这种信念一直鼓舞着我，这便有了收在这本书中的东西。

当然不是说今天我放弃这种信念了，信念在人心中的巩固是个深化和思辨的过程，从长久处说，信念就是信念，不会改变；从阶段意义上讲，信念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认识层面或角度。在写这些东西时，我对警察这个职业带给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独特感受很有兴趣，特别是它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和改变，都是我所关注的。无论是《无悔追踪》中把一生放在追查一个嫌疑人身上的民警老肖，还是《无言寻找》中因丈夫猝死而拿起手枪的女刑警那平，抑或是《无梦生涯》中的四个国民党留用警，他们的命运变化无不是因警察这个神圣而艰辛的职业，无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职业有一种执著的热爱。从没有任何职业会如此的改变一个人的一生，会如此的改变一个人的性格、爱好以至全部生活。不要以为只有刀光剑影、生死瞬间才是警察所面对的考验，更大的考验或者说对于更多普通警察的考验是生活和工作的错位，是工作对个人生活的不留情的侵入和改变。我钦佩英雄，但我知道其实大多数人是成不了英雄的，他们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。我在2006年随公安部“公安文化基层行”文艺小分队下基层，在新疆见到一个民警，一个十指伤残的民警，他不是功臣，更不是

4 无悔追踪

英雄，他只是因公负伤，至今默默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警察，是我所敬佩的，也是我愿用全部热情而歌颂的。

近年，我完成了另一个小说系列，最近，以《刑警队》为名已经结集出版。在那部新作里，我仍然关注着警察的命运，但我的目光却较几年前更冷静，笔触也变得更客观，我笔下的人物更接近于真实生活，更原生态；而说话的态度，却似乎有点儿装深沉了。这也许是年龄的变化使然，岁数大了，似乎有些事开始看得开，有些话也会转着圈子说了。但是，说起来，当年的这一组“无”字系列仍是我所最爱。因为，它流露着我的一种真情。像小孩子的啼哭，虽没腔没调的，却是毫不掩饰的真切。

所以，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阎新瑞、杨益平等同志的热心关注下，我抖起胆子把这些旧作整理了出来，奉献给还有兴趣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。我个人对这些旧作的态度，还是前面说过的，就像是父亲对待儿子。我自认为是个严父，我不会忽视儿子身上的缺点，可是，爱，是最基本的，是最真实的……

目 录

无愧英雄	(1)
无悔追踪	(43)
无梦生涯	(73)
无言寻找	(120)
无花季节	(157)
无歌之夜	(188)
无奈生活	(210)
无际的路	(241)

无愧英雄

1

“喂！喂喂！110 吗？不得了啦！要出人命啦！你们快来人吧！”

“……那家伙有炸药！把厂领导都堵在会议室里了，要玩命！”

“你们快来吧！快来吧！”

2

这电影不错。

片名也好，《最后的疯狂》，透着那么几分苍凉，几分悲壮。

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，双手下意識地在膝盖上抱成一个空拳，右手的食指勾着，仿佛紧扣着枪机。

这是他的习惯动作。

他是枪手，也是射击教官。他有二十个和他一样血气方刚的学生。他们在一起练枪，警服的领口都一样大敞着；他们也在一起喝酒，喝醉了便唱、便闹，还骂大街。

他们都佩服他。因为他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们那样潇洒。敏捷的反应、利索的动作、叫人惊叹的枪法。

他可以在五十米的距离上用手枪打火柴盒，枪枪都不会落空。

和电影上的人物一样，他是侦察兵出身。

2 无悔追踪

他打过仗，立过功。他左胳膊的肌肉里还留有一块很小却很不老实的弹片。本来是他自己要求医生把它留下的，说是作为战争的纪念，然而这小玩艺儿每当他一举枪便微微作痛，仿佛讥笑他的洒脱。

但他的枪却举得更稳。

每逢举枪，他便有一种感觉，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流向了举枪的双臂。他的右手紧握住刻有花纹的枪柄，左手便托在右手下侧，形成一个拳，一个血液集中的点。他觉得他捧的是自己的心脏。那枪便有了活力，枪体顿时充盈起愤怒的搏动，扣住枪机的食指也会感觉到震颤。

枪和他融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整体。

枪成为他臂膀和威严的延长。

有枪在手，他便觉得周身充满了自信的力量。

他自称“枪癖”。

他第一次开枪杀人是在前线那幽深莫测的密林里。他和那个越南特工互相发现对方时已近在咫尺了。他们都愣了一秒钟，然后几乎同时伸手摸枪。那越南人的枪套大概太紧，枪一下没能抽出来。这小小的失误带来的是死亡。他的枪先响了，于是那越南人张大嘴仰面倒了下去，瘦小的身躯压折了灌木丛的枝条。那天他回到营地后没完没了地练习出枪动作，仿佛得了神经病……

现在，银幕上的侦察员也在出枪，他却摇摇头，太慢了。他深知道，出枪时的快慢决定着生与死。从前线下来后他转业了，在分配工作时他只要求去干玩枪的工作，于是他到了公安局。特警大队政委揉着满腮的胡楂儿上下打量他一阵，然后问道：“有什么特长？”他昂着头，矜持地微微一笑，只吐出一个字：“枪。”

那政委不说话，拉开抽屉，把一支“六四”式警用手枪拍到桌上。

他也不说话，紧闭起眼睛，利索地把那枪分解成零件，然后又组装起来。他的动作非常娴熟，娴熟得像自动组装流水线上的机械手。周围的人发出了一阵赞叹。

政委却不动声色，只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笔什么，然后简短地

说：“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射击教官。”

电影终究是电影。在现实生活中也许连吉普车都坐不上的刑警们，此时乘着直升机在追踪罪犯。火车车厢里，一群疯狂的歌手在号叫，如醉如痴……他身旁的小马兴奋得跃跃欲试，在他耳边连连说道：“这片子真棒！”

他点点头，却不像小马那么激动。他当然也觉得这片子不错，但绝不为了部电影热血沸腾。

从前线下来的人，对什么都无所谓。在和越南人面对面的一刹那，他的灵魂仿佛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淬火，变得坚硬，变得冷峻。

只有枪可以叫他亢奋。

现在，在银幕面前，他只有一种隐隐的渴望。他幻想着那种射击时枪在他手中的震颤。

银幕边的白墙突然亮了，一下子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。一张幻灯片把一行匆匆写下的潦草大字展现给大家，居然也创造出一些紧张的气氛。

“赵虎速回队部有紧急任务。”

话语简洁得像一封电报。观众骚动了，有人好奇地左顾右盼，想看看谁是赵虎。小马碰碰他的胳膊：“师傅，叫你呢。”

他的心怦然加快了跳动。他闻到了一丝战斗前的气息。他渴望的东西来到了。他没回答小马，晃着肩膀站起来。银幕上顿时出现个黑影，像一只熊。

观众哗然。他在黑暗里悄悄地笑了。

他向他的紧急任务走去。

3

特警大队的院子里一片紧张的气氛。

警车早发动了，红色的警灯在车顶上无声地转动着，像一只警觉而严肃的眼睛。

4 无悔追踪

它审视着即将出发的人们。

4

看见枪手兼射击教官大摇大摆地走进队部，他快速地低下头。

他有点怕他。平时，他也总是设法避开这个彪形大汉。那天，在排爆现场，他正小心翼翼地剪断导火索，忽然听到一声轻佻的口哨。他熟悉这声音。也许这是枪手无意之中吹的，可他依然敏感地认为这口哨中包含着某种轻蔑。他的手颤抖了。眼泪也涌出来。他当然知道此刻他不能激动，于是他咬紧牙关趴在那里，久久地一动不动，直至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摘下防爆头盔时，他的眼睛还是红的。助手关心地问：“您是不是不舒服？今天怎么这么慢……”他只淡淡地摇摇头。

他知道自己爱哭。他为这个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太像个女人。

其实，他也该是男子汉。

也许，他本来就是男子汉。在前线的密林里，他排除过几百颗地雷。越是没人敢迈进去的地方，他越得去。

可他依然恨自己。

他也依然怕那枪手，怕他那总带着几分轻蔑的微笑。

从前线下来之后他本想找个安逸的工作。他紧张够了，他希望轻松，希望宁静，可那满腮胡楂儿的特警大队政委偏偏找到了他。

“到我那儿去吧，我需要你。”

他犹豫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可政委却好像不需要他回答，直截了当地命令说：“我给你几个人，你教他们排爆，你是排爆分队队长。”

他仍不作声。政委盯着他，把几张爆炸现场照片有意无意地扔在桌子上。

照片是彩色的，当然惨不忍睹，可他早看惯这一切了。在前

线，和他最要好的排雷手小丁，被一颗地雷炸得粉碎，血肉溅了他一脸。几天后他仿佛仍闻得见血腥味。

他把那几张照片小心地整成一摞，推到政委手边。

于是，他又开始了与死神的周旋……

他却依然脸色苍白，脆弱，爱洒几滴不咸不淡的眼泪。

唯一使他后悔的，是他在这儿竟和枪手成了战友，必须形影不离的战友。他应该躲开他。枪手那彪悍的身形、高傲的态度总使他自惭形秽。

可是，十回任务有十回他们是搭档，他去排爆，而枪手去对付制造爆炸物的家伙。有枪手在身边他的手就莫名其妙地发抖，他甚至想总有一天他会在这种时候碰响了手里的危险物，断送掉这条小命儿。

那样也不错。他想。

今天，枪手又要和他一起出发了。那家伙“咋吧咋吧”地扳着指关节，笑着向他打招呼：“又是咱们哥俩的活儿？”

他觉得自己脸有点热，点点头。

“好啊……”枪手突然出枪，闪电般地回身。潇洒！威风！那家伙一听见有“活儿”就浑身是劲！

他垂下头，默默收拾自己的器械。

他慢慢控制着自己的呼吸，使情绪趋向冷静。他知道自己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冷静，比冰还要冷的冷静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枪手问，同时甩动手枪，连瞄了几个假想的目标。

他摇摇头。其实他知道案情，可他懒得说。

“嘻！”枪手有点扫兴。他收起枪，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：“老弟，别紧张……”

他猛抖了一下，狠狠瞪了枪手一眼。

他是有自尊的。

枪手尴尬了，愣了愣，解嘲似的换了个话题：“这回，该把你在国外学的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了……”

他仍不作声，向门外走去。门外，警笛突然爆响起来……

5

警车像按不住的猛虎，呼啸着蹿出院门，拐上大街。在车流之中东冲西撞……一个司机为警车让开路，顺口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有事没事就上街逞威风！”

可警车上的人听不到。

6

排爆手那瘦小的身体在前排座上摇晃着。枪手看着，暗暗撇撇嘴：“窝囊废！”

勇敢的人永远是高傲的，何况他有枪，枪便是他的胆。他蔑视他认为怯懦的人。他在前线就认识了排爆手，他知道排爆手也早就认出了他，因为他总躲着他。他为此觉得好笑，也很感到一种自豪。

他自认为什么都不怕。

当侦察兵时，进行高强度的野外训练，他一个人在潮热的南方密林里游荡了十三天。有一次在酣睡中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脸上滑过，冰凉冰凉的，睁眼一看，是一条蟒蛇！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听凭那蟒蛇懒洋洋地在他脸上、胸前盘绕，然后选准时机，冷不防抓住蛇颈，趁那受惊的蟒蛇还没来得及缠住他，把锋利的匕首刺进蛇腹！

那天，他美美地吃了一顿烧蛇肉。

在北疆训练时，他还曾和饿狼徒手搏斗过……

他认定人活着就该挺着胸，不管是面对死亡还是面对痛苦。上前线之前，交往了三年的女朋友提出分手，他瞪着眼睛，问道：

“真的？”女朋友说真的。他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女朋友垂下泪眼，吞吞吐吐说不出。他一跺脚说：“甭编词儿了，我都明白。”昂着头走了。当天晚上他喝醉了，却没哭，唱了半夜。

他穿过炮火封锁线去敌后执行侦察任务，在最前沿见到了排爆手。那时他不认识他，只看见个当官的冲着那小个子大发雷霆：“狗熊！怕死鬼！我有你这样的兵真丢脸！”

那排爆手满身泥土，缩成一团，肩头抖动着，显然在哭泣。他动了恻隐之心，问旁边一个吊着左臂的战士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那战士看看他，简单地回答：“排雷的，上去又下来了。”

他没再往下问。

那天在翻越山冈时，同组的一个侦察兵踏响了地雷。他于是迁怒于那瘦小的排爆手，他觉得如果不是他贪生怕死的话，他的战友不会死。

死去的战友太惨了，刚刚结婚半个月，炸烂的衣兜里有炸烂的新媳妇照片。他从此便记住了那排爆手。

然而，冤家路窄。

此刻，警车飞驰，排爆手就坐在他的前面。

他忍不住又要撅起嘴唇吹口哨了。他记得，每逢他一个人在密林中进行，只要条件允许，他总是轻轻地吹着口哨，即使敌人就在附近，他也会忍不住用口哨学几声鸟啼……

一个勇敢的人在死神面前也是愉快的。

他半闭起眼睛，仰靠在椅背上，微微地笑着。

7

“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拿钱来没事，不然就……”

罪犯语气很平和，但很坚决。他的双手捂着膝上的书包，右手食指上有个闪着死亡光芒的铁环。被困的人束手无策。罪犯似笑非笑地来回看着他们。一个镇定的罪犯比一个疯狂的罪犯更可怕。